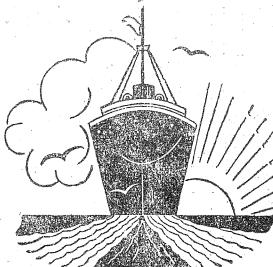


富有蓬勃的朝氣，能鼓動人上進；黃昏却有使人探不清的神秘！尤其黃昏是黑夜的序幕，光明的尾聲啊！

當晚霞燒紅了西天，夕陽唧接着山尖，落日用餘暉跟我們打最後一次招呼的當兒，這情調實在是美了！簡直是無法形容；用巧妙的畫筆勾畫不出它的幽艷綺麗，用優美的詩篇也現不出它的深邃神秘，況我既不是詩人也不是畫家？

雖然黃昏是如此的短促，但是我也不會輕易放過這稍縱即逝的晚天，悵然遐思……

當夕陽毫不留情地滑下西山，晚霞與炊烟混成一片，也將隨輕風而去的時候，不禁使我黯然神傷，浩然長嘆：美景難駐，世事無常，人生又能有幾許優美的黃昏！這時，遠山近水已呈模糊的一片；疏星淡月，散佈在天邊，夜神展開了殘忍恐怖的翅膀，把整個的大地萬物都掩罩在它的黑暗裡！晚風更加重了夜的淒涼，使人倍感孤獨，悲傷！



黃

升旭日初的早晨，更愛晴朗的黃昏

醜惡，如此巨大的演變，僅只在短促的剎那！由此足以證明，不但人生無常，自然界也是同樣的無常！

看起來美好的有何必揚棄與煩厭！總變的真理，才是我們追逐的對象。不都是過眼的雲烟，留不下一絲痕跡！只有永遠的，澈底的，常駐不變之都是過眼的雲煙，留不下一絲痕跡！

我處身在這瞬息萬變的自然變化裡，不經使我污濁的心胸忽然開放——我悟到萬物都是虛幻，一切都是夢。人生短短的數十寒暑，一中間再加上衣食住行種種麻煩，和，離愁病苦種種痛苦，即使是一個夢，也是個短促不詳的噩夢啊！人雖自詡為萬物之靈，然而實際上他却比任何事物都來的渺茫、飄忽，想穿上了真了然乏味。一天到晚明爭暗鬥，勞勞碌碌，究竟是爲誰辛苦爲誰忙？縱然是用盡心機，絞盡腦汁，誰忙？縱然是用盡心機，絞盡腦汁，誰忙？縱然是用盡心機，絞盡腦汁，誰忙？縱然是用盡心機，絞盡腦汁，誰忙？縱然是用盡心機，絞盡腦汁，誰忙？

藏萬貫兒女成行，到頭來還不是輕果車快馬兩手空空，而去也匆匆；結果，肉化春風骨成泥，到那時那裡啊！

再去找貧賤富貴、你我他！……這並不是無味的牢騷，事實確是如此，誰也不能否認。

人生的過程既是如何的悽慘悲惱的根源——另覓安善的途徑，以

## 昏向生思

實人生中的矛盾。想到這裡，不禁使我張惶失措，適從無依；事實我也是生活在無邊的矛盾中找不着正途的一個！……

沉重，與夜色的深沉成正比的有增無減！

天邊的星星，閃着尖銳的眼睛，天邊的星星，閃着尖銳的眼睛，

鐘聲，驚醒了我的迷夢；於是便藉着明月的清暉，向着妙音的來源，蹣跚走去。

越往前走聲音越清析，心境也越平順，啊，這原來是左近新築的佛堂裡發出來的貝葉梵音！

佛堂上鐘鼓齊鳴，他（她）們都正在專心一志，誠誠懇懃地做着晚課。

我頓時覺得是置身另一個天地裡，整個的身心都浸潤佛的慈光裡！

這裡沒有憂慮，也沒有煩惱，有的就是一團慈祥，和普遍的和善。

佛堂的大門是敞着的——表示歡迎每一個要進來的人。我鶻立在門外，却又不禁腳躊躇了，我是不願進出，却是自慚形穢，和賦性愚蠢。

不必說，就是擣妻帶眷居住寺廟的白衣先生，不思報答佛恩，反而悍

剛強難化」，這話真不錯。普通人，

佛經上說：「南閻浮提衆生，無不說，就是擣妻帶眷居住寺廟的白衣先生，不思報答佛恩，反而悍然否認佛陀的全知全能，雖然予以誦諭開導，仍執迷不悟，彼一竅不通，猶以釋疑者自居，以圓滿漏聞，衆生的剛強難化，於此可見。但具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神力的佛陀，不論如何剛強難化的衆生，佛陀都有能力予以感化。正能勝邪，佛陀能降魔，波旬子孫現已投降了一半，將來必有全部降伏的一日。最後勝利，屬於佛陀。最高榮耀，歸於佛陀。親愛的佛教正信弟兄姊妹，我們要為佛陀的榮耀而歡呼！！！

## 50·難化能化

佛陀，不論如何剛強難化的衆生，佛陀都有能力予以感化。正能勝邪，佛陀能降魔，波旬子孫現已投降了一半，將來必有全部降伏的一日。最後勝利，屬於佛陀。最高榮耀，歸於佛陀。親愛的佛教正信弟兄姊妹，我們要為佛陀的榮耀而歡呼！！！

我們要為佛陀的榮耀而歡呼！！！

我們要為佛陀的榮耀而歡呼！！！